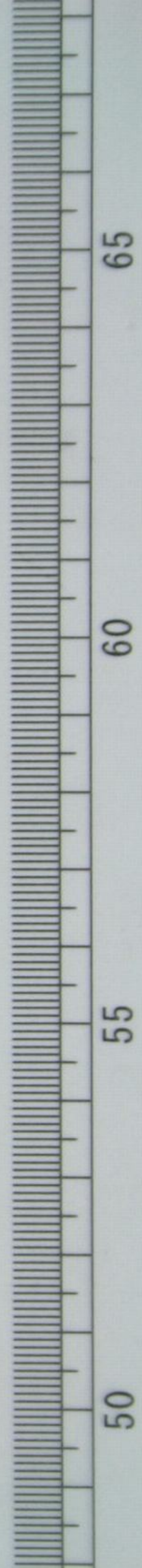


津田文庫
文庫 1
1521
32



輶軒絕代語 臆乘 吉凶影響錄 程史
仇池筆記 東齋記事 漁樵閑話 廬陵雜說
遺史紀聞 撫青雜說 晰獄龜鑑 搜神祕覽
玉溪編事 乘異記 廣異記 近異錄 甄異記
旌異記 睽車志 雞肋 虎口餘生 陶說
鬼董 說郭雜著十種 考槃餘事

010190607050

古今叢說拾遺

三十四種
計八冊

龍威秘書

五集

浙江石門馬氏藏書

龍威秘書戊集叙

古今叢說拾遺

叢書首推漢魏顧闕略者往往而有唐宋以來談天
離龍之製代有聞人而近時尤甚是不可不廣為輯
也茲為戊集

石門馬俊良嶸山識

男 麟 全 校

龍威秘書戊集總目

古今

三十四

浙江石門馬俊良嘯山輯 男珮翰校字

第一册

翰軒絕代語

漢楊雄子雲

臆乘

宋楊伯禹

吉凶影響錄

宋岑象求

程史

宋岳珂

仇池筆記

宋蘓軾

東齋記事

宋許觀

漁樵閑話

宋蘇軾

第二册

廬陵雜說

宋歐陽修

遺史紀聞

宋詹玠

披青雜說

宋王明清

斷獄龜鑑

宋鄭克

搜神祕覽

宋章炳文

玉溪編事

蜀闕名

乘異記

宋張君房

廣異記

戴君字

近異錄

宋劉質

甄異記

戴祚

旌異記

宋侯君素

睽車志

宋郭象

鷄肋

宋趙素綯

虎口餘生

明邊大綬

第三册

陶說卷一至卷三

國朝朱琰笠亭

第四册

陶說卷四至卷六

第五册

鬼董

關名

第六册

說郭雜著

十種

第七册

考槃餘事

明屠隆

第八册

考槃餘事

明屠隆

韻府類書

輶軒絕代語

說郭原本

漢楊雄

鬱悠惟慮願念思也

方正文庫

鬱晉宋魯衛間謂之鬱悠猶鬱陶也惟凡思也於欲思也願欲思也念常思也

眉梨羣鮐老也

東齊曰眉言秀眉也燕岱北鄙曰梨言面色如凍梨也宋衛曰羣言八十為羣秦晉曰鮐言背皮如鮐魚也

曾子絕代語



養餽食也

陳楚間相謫而食麥。餽謂之養。注云餽糜也。楚曰餽。上音非。下音昨。

滕龐豐大也

秦晉之間。凡大貌謂之滕。或謂之龐。燕趙北鄙。凡人謂之豐。故燕記曰。豐大杼首長也。燕趙度物圍者。豐圍。滕首。忙紅。龐。鳩鳩也。

娃娥窈窕艷美也

吳有館娃宮。秦有榛娥宮。秦晉間美貌為娥。言娥娥。

也。美狀為窈。言閑都也。美色為艷。言光艷也。美心為窈。言幽靜也。榛音秦。

奕僕容也

注云奕奕僕僕。輕麗貌也。自關以西。凡美容謂之奕。或謂之僕。又好自謂之順。言流澤也。僕音葉同。

私織菴音銳穉杪策小也

自關至梁益間。凡物小者謂之私。繒帛之細者謂之織。凡草生而初達。謂之菴。言鋒萌始出也。穉年少也。木細枝謂之杪。燕之北鄙謂之策。齊又謂之夔。註云。

如馬駿也傳曰慈母之怒子也折蘄管之其惠存焉

耳
臺敵

東齊海之間謂之臺自關以西凡物力同者謂之臺敵

餽餽音寄也

寓食為餽口傳言餽口四方是也凡寄為託寄物為餽

釐山餽子

龍威秘書戊集

古今叢說拾遺

浙江石門馬俊良嶸山輯 男珮愉校字

第一册

輔軒絕代語

漢楊雄子雲

臆乘

宋楊伯喈

吉凶影響錄

宋岑象求

程史

宋岳珂

仇池筆記

宋蘇軾

東齋記事

宋許觀

漁樵閑話

朱蘓軾

東楚間凡人獸雙產者謂之鶯。鶯，秦晉間謂之儂子。白關以東謂之孿生女，謂之嫁子。言往適人也。東齊厝為倩，言可惜倩也。宮婢女厝謂之娠女，厝言婦人之供給使者也。儂音輦，孿音辦，患娠音振同。

亭公弩父

楚東海間亭父謂之亭公，卒謂之弩父。言主擔弩，因以為名也。

贓獲奴婢賤稱

淮海間罵奴曰贓婢，曰獲燕齊間民凡男而墮婢謂

輶車雜代言 三
之。賊女而婦奴謂之獲。又亡奴謂之賊。亡婢謂之獲。醜稱爾。

褸裂湏捷敗也。

南楚凡人貧衣被醜弊謂之湏捷。或謂褸裂。注云衣壞貌也。左氏曰：華路褸褸以啟山林。華路柴車也。褸音縶。

袂。袂。箭。袂。倒頓。袂。朽。

秦晉間謂無緣之衣曰袂。袂。江湘之間謂複襦曰箭。袂。大袴謂之倒頓。小袴謂之袂。朽。充音皎了。

扉履屨

徐充間謂之扉。音莠。自關而西謂之屨。中有木者謂之履。烏絲作者曰不借。

酢餽

甌。自關西東謂之葦。或謂之鶩。或謂之酢餽。甌音菴。鶩音岑。餽音陷。

縞縵

關東謂縵。關西謂之縞。縵皆汲繩也。縞音橘。渠。擘。

把宋魏間謂之渠拏或曰渠疏又有齒為祀無齒為
八拏音諾諾

特介

物無偶曰特獸無偶曰介傳曰澤有介樂

鋪湏索也

東齊曰鋪湏秦晉抖數鋪音辱

魏盈怒也

燕之外郊朝鮮之間凡言呵叱者謂之魏盈

李父

陳魏間謂虎為李父江淮謂之李耳言虎食物值耳
即止觸其諱也又謂之於彪音烏塗關西或謂虎伯
都

鳴鳴

自似雞色五色冬亦無毛常赤裸晝夜鳴音侃且宋
魏間謂之定甲或曰獨春言好自低昂也

飛鼠

蝙蝠自關以東謂之鵬翼或曰飛鼠或曰仙鼠北燕
謂之蠟螿音職墨

守宮諸名

秦晉謂之守宮。或曰蠓。蠓又曰刺易。又曰蠓。蠓其在澤中者。易蜥。楚曰蛇醫。又曰蝶。蝶又曰蜺。蜺桂木。又大者蛤蚧。盧。纏。斯。候。榮。原。六音。

舟楫諸名

江湖間大舩曰舩。小舩曰舩。音小。舩曰舩。小舩曰舩。舩長而薄者曰舩。音帶。短而深者曰舩。音步。小而深者曰舩。音步。芳舟謂之舩。舩舟謂之浮梁。舩造。楫曰楫。或曰櫂。所以穩棹曰櫂。櫂搖櫓小楫也。所以縣櫂曰楫。繫

繩索也。所以刺舟曰篙。維謂之鼎。係舩也。首謂之閣。今江東呼舩為飛閣。或曰鷁首。今舟前所作青雀是也。後曰舩。今呼為舩。舩制未也。偽謂之佗。佗不安也。佗音吾。勃。偽音訛。舩搖動傾側之貌也。

蟻蛄曰社狗

南楚間名

笛師

盜燕趙間名曰蟻蛄。音蒙。其小者蟻蛄。大而密者曰壺。壺注穿竹木作孔有蜜者謂之笛師。

鼻祖

鼻始也獸之初生謂之鼻人之初生謂之首梁益謂鼻為初或謂之祖

巨斧

兗豫間謂螳螂為巨斧

臆乘

說郭原本

宋 楊伯喈

經史字音經史中字註音韻世人流傳訛舛不以為嫌談話及散文中用之故無害若夫對偶與夫押韻詎可不審哉今聊疏數字
魁梧梧去聲 救梧梧音
傳膠上聲 權醕上聲 醕莊子 隱几隱去聲 孟
粟馬秣馬也西漢何奴傳云以為漢兵不能至乃粟馬注云以粟稱馬蓋用詩鴛鴦篇乘馬在廐摧之秣之注秣乘也前摧之用粟字已奇注又云無事則委

意乘

之以筮有事乃予之以穀若筮馬穀馬尤奇

枉渚岐注陸士龍答張上然詩通波激枉渚五臣注
枉渚是今曲池之義楚辭九章云發枉渚又小灣曰
枉渚郭璞江賦曰音岐成渚云岐山岸曲處江水潮
因曲成渚此又岐渚也

思牢竹南菴思牢國產竹質甚澁可以礪指甲唐崔
鷟詩云一自出輕芒皚皚落微雪又李商隱射魚曲
云思牢弩箭磨清石綉額蠻渠三虎力是知亦可作
箚今東廣新州有此種製琴樣為礪甲之具但微滑

當以酸漿漬之過信則澁後視字書六書彖韻箚字
下註云箚箚竹名淮南子云女夷鼓吹以思天和以
長穀禽鳥草木註云女夷主春夏長養之神也郭璞
江賦云水夷倚浪以傲睨注云水仙人也

鼎卦雉膏鼎卦雉膏不食云美也黃山谷詩數百欣
羊脾論詩喜雉膏乃借用美之意唐張演先有詩云
雉膏美景在藜陰紅蔬丹跗次第尋羊脾卽夷狄傳
曰八烹羊脾熟東方已明說文曰未戴刳曰膏
衢尊明尊人皆用之淮南子云聖人之道猶中衢而

致尊邪注云道通謂之衢尊酒器也六尊爲衢尊人
絕未用晁無咎和東坡梅詩云一篇尙可三致意聽
人酌去如衢尊蓋用此也

柳花柳絮柳花與柳絮迥然不同生於葉間成穗作
鶯黃色者花也花旣褪就蒂結實其實之熟亂飛如
綿者絮也古今吟咏徃以絮爲花以花爲絮畧無分
別可發一笑杜工部詩有雀啄江頭黃柳花又有坐
憎柳絮白於綿之句則花與絮不同顯然可見又曰
糝徑楊花鋪白氈得非又一時鹵莽而然耶

墨墨墨無也新序晉平公閒居師曠侍坐平公曰子
生無目朕甚矣子之墨墨也曠對曰國有五墨墨而
不危者未之有也臣之墨墨眇墨耳何害乎國家哉
掉磬內則舅姑若使介婦無敢敵偶於家婦不敢曲
行不敢並命不敢並坐注云不敢掉磬齊人以絞訐
爲掉磬崔云北海人以相激事爲掉磬掉徒釣反
科頭俗謂不冠謂科頭此二字出史記張儀傳注云
謂不着兜鍪入敵

朝定真冷契丹主聞唐莊宗爲亂兵所害哭曰我朝

定猶華言朋友也。真冷遺命也。出莊子山木篇。聚零曰。舜之將死。真冷禹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莫若率。注冷曉也。謂以真道曉語禹也。

司馬遷言李陵轉鬪千里。矢盡道窮。士張空拳。漢書文頴註曰。拳弓弩拳也。師古曰。拳去權反。字與蔡同。又音眷。李善注文選。援李登聲類云。拳或作捲。言兵已盡。但張空拳以擊耳。桓寬鹽鐵論曰。陳勝奮空捲而破百萬之軍。顏師古讀爲拳者。謬矣。拳則屈指不當言張陵時矢盡。故張弩之空弓非手拳。已今流俗。

謂奮空拳。蓋以拳手之拳則失之矣。

容齋隨筆。脩載樂天詩中字音異處。蒙嘗服隙。徧閱集中如四十著緋。軍司馬司作入聲。四粒不似琵琶聲。琵琶字作人聲。爲問長安月。誰教不相離。相字上聲。紅樓許住否。樓鑰請不用否。請字並作平聲。池通淺。沮溝沮。秋夜切。歸來無可。可霑衣下。可字可紘切。穿衣妨寬袖。妨字作去聲。如此之類。意其爲方言。或一時借用耳。政如少陵詩。會須上番看。成竹番字作上聲。恰似春風相欺得。相字作入聲。其義一也。若曰已。

絃。趣。數。彈。數。字。從。速。切。恐。如。孟。子。數。罍。不。入。涇。池。又。曰。鬼。竅。字。並。上。聲。恐。如。韓。文。聖。德。頌。頌。嶽。抵。巘。竅。音。我。又。曰。捫。腹。方。杲。然。果。字。音。願。此。却。正。用。莊。子。逍。遙。遊。腹。猶。果。然。注。若。火。切。又。曰。答。然。無。所。有。答。音。塔。亦。正。用。莊。子。齊。物。南。郭。子。綦。嗒。然。似。喪。其。偶。嗒。字。吐。荅。切。又。詩。曰。作。底。歡。娛。過。此。夜。作。音。做。正。如。韓。文。方。橋。如。此。做。又。曰。柘。讌。喜。過。喜。字。去。聲。此。史。中。多。用。之。如。漢。陳。遵。傳。道。大。喜。之。又。十。八。人。名。空。一。人。空。字。去。聲。正。如。選。詩。潭。影。空。人。心。又。云。司。馬。人。間。冗。長。官。長。

字。去。聲。正。用。陸。機。文。賦。故。無。取。乎。冗。長。是。也。又。有。非。本。韻。而。叫。韻。呼。者。乃。方。言。耳。外。有。盡。君。花。下。醉。青。春。盡。字。音。津。上。聲。窻。銀。中。貴。帶。窻。字。去。聲。飄。然。轉。旋。迺。雲。程。旋。字。去。聲。匹。如。原。是。九。江。人。匹。字。去。聲。醉。依。香。枕。坐。依。字。烏。皆。切。却。未。知。所。據。候。扣。博。聞。者。

茶。名。茶。之。所。產。六。經。載。之。詳。矣。獨。異。美。之。名。未。備。謝。氏。論。茶。曰。此。丹。邱。之。仙。茶。勝。烏。程。之。御。舞。不。止。味。同。露。液。白。况。霜。華。豈。可。為。酪。蒼。頭。便。應。伐。酒。從。事。楊。衍。之。作。洛。陽。伽。藍。記。曰。食。有。駱。奴。指。茶。為。酪。粥。之。奴。也。

杜牧之詩山實東南秀茶稱瑞草魁皮日休詩十盆
前臬盧曹鄴詩劍外尤華美施肩吾詩茶爲滌煩子
酒爲忘憂君此見於詩文者若南越志若苦澁爲之
果羅北苑口葉布絕品豫章曰白露曰白茅南劍曰
石花曰錢芽東川曰獸目湖常具曰茶筍壽州曰黃
弟福開曰生第露第岳陽曰含膏外此無多頗疑似
者不書若蟾背蝦須鵲舌蠓眼瑟瑟塵霏霏謁及鼓
浪湧泉琉璃眼碧玉池又皆茶事中天然偶字也
丈二尺一今俗語丈二尺一之類亦有所本前漢何

奴傳尺一牘尺二寸牘嚴加傳丈二之紐後漢陳蕃
傳尺一選舉李雲傳一尺一并用考記注及長丈二
杜少陵詩同歸尺五天容齋隨筆畧載今詳書之
責負漢高帝紀折券棄負師古注次簡牘爲契券折
毀之棄其所負其谷永傳起責分利受謝師古注曰
古富貴有錢於他人次取利息今之人謂放債取償
蓋本諸此殊不知周禮天官小宰聽稱責以傅別注
稱責爲貸予傅別謂券也舉此言之則起責之說其
來尙矣

續釋常談常引白樂天鶴鷓之句解未得其似鶴鷓
鷓之鷓世多寫為鶴殊不知乃鴨字按丁度集韻鶴
字在入聲三十三狎韻內與鴨字一同若鷓屬當從
鶴在下平聲二十二覃韻與鷓鷓鷓鷓一同

雲族莊子云雲氣不待族而雨族聚也未聚而雨言
澤少也李義山雪賦云雲市飄蕩當從於月月窟浙
澌台隨於雲市云族云市亦奇字

宰相稱號史傳載居相位妍醜之稱如漢袁盎呼申
屠嘉曰愚相公孫弘贊曰儒相田千秋曰車丞相張

蒼贊曰名相翟方進曰通明相後漢杜林曰任職相
晉謝安曰風流宰相武后呼杜景佺憲宗稱李絳俱
曰真宰相唐盧懷諤曰伴食宰相蘇環蘇頲贊曰再
世為賢宰相關播曰盲宰相楊再思曰癡宰相本朝
本沈曰聖相丁謂曰鶴相杜衍曰清白宰相陳升之
曰筌相蔡確曰三旨丞相吁人爵之崇莫若秉軸淑
慝之行皆得而議焉不可不謹也

古人自以公稱者獨范蠡曰陶朱公人號之者晉諸
葛恢曰黑頭公宋沈慶之羣蠻號曰蒼頭公梁張綰

曰百六公齊何戡曰小斯楮公後魏于柴碑曰黑稍
公古礪曰筆頭公北齊訢惇曰長鬚公齊鬚公崔曰
謙曰白鬚公後周韋瓊帝呼曰逍遙公唐李德裕稱
牛僧孺曰太牢公

若翁號則漢田蚡罵竇嬰曰一禿翁北齊武成帝小
字曰鳧翁唐盧從愿帝稱曰多白翁竇鞏人號曰囁
喘翁陸羽自稱曰桑苧翁杜牧自號曰樊川翁本朝
黃魯直自號涪翁張師雄人嘲之曰蜜翁

郎如晉桓冲小字曰買得郎人稱吳周瑜曰周郎晉

謝道韞稱夫王凝之曰王郎何晏曰何郎粉郎潘岳
曰潘郎檀郎宋王僧虔曰王郎齊江敎曰江郎劉顯
父曰劉郎梁顧協曰顧郎北齊盧師道曰盧郎袁聿
修曰清郎後周獨孤信曰獨孤郎隋滕穆王曰楊郎
宇文晶曰宇文王郎唐明皇曰三郎張昌宗曰六郎
元結曰漫郎錢起曰錢郎程元報曰十郎蕭悅曰蕭
郎劉禹錫自稱曰劉郎五季閩王王審知曰白馬三
郎乃皆郎稱也

如晉王敦曰可兒司馬曰犬子唐白居易姪曰羅兒

龜兒皆是小字也。後漢賈復稱其子曰大宛兒。崔暹曰癩兒。人稱者漢東方朔曰偷桃小兒。祖蜀譙周曰長兒。晉王衍呼裴逸曰白眼兒。山濤稱王衍曰寧馨兒。後魏長孫業諸子曰鐵小兒。瑩曰聖小兒。唐楊儉蘇特曰黃面兒。五季李業曰僕羅兒。李信曰牧羊兒。乃皆兒稱也。

以童得名則漢中軍曰終童。後漢杜安晉潘岳唐李百藥俱曰奇童。齊鬱林王曰顛童。以奴得名晉桓嗣曰豹奴。王濛曰阿奴。石崇曰齊奴。

潘岳曰檀奴。後漢古弼帝稱曰齊奴。孫騰曰僧奴。皆小字也。晉陸機人罵曰貉奴。明帝人號曰鮮卑奴。宋廢帝稱父武帝曰麟奴。後漢古弼帝稱曰筆頭奴。唐顏杲卿罵安祿山曰牧羊奴。本朝梅聖俞呼謝師直曰錦衣奴。

魄莫物之虛浮而不堅實者。俗謂之魄。莫嘗疑其無據。及觀內則去其皷注云皮肉之上魄。莫魄。普各反。莫音漠。皷音闡。膜也。

俗謂娶婦曰索妻。關羽傳孫權遣使索羽女爲子婦。

有隋書太子勇傳獨孤后曰爲伊索得元家女索妻之語蓋本諸此後漢明帝永平四年詔京師冬無宿雪春不凍水注云言無脂潤之氣何平叔景福殿云冬不淒寒夏無炎燁國語亦云火無炎燁

俗稱果核中子曰仁或曰人相傳如此於義未明余謂當以仁是蓋仁者生意之所寓謂百果得此爲發生之基

擊鮮世多用烹鮮字未若前漢陸賈傳曰數擊鮮毋久溷汝爲也注云擊殺鮮字美擊鮮二字爲勝劉汾

注引史記云數見不鮮謂言人之常情頻見則不美又引馬公傳不鮮謂漢人語而史記本傳注云不鮮之義乃必令鮮美作食莫令見鮮之不語按馬宮三公之位鼎足承君不有鮮明風守無以居位如是則人與所授不同未知孰是尙書益稷篇既益奏庶鮮食註云鳥獸之食也無逸篇惠鮮鰥寡言窮民垂首喪氣文王之惠綏莫不鮮鮮然有生意鮮字鮮惠亦奇

莊馗王仲宣從軍詩館宅克屢里女士滿莊馗李善

注引韓詩肅肅兔置施於中植爾雅曰六達謂之莊
九達謂之遠說文遠或作尪故毛詩兔置云並于中
遠莊植蓋衢道之稱也

賈區胡建傳時監軍御史爲姦北軍穿垣以爲賈區
師古曰坐賣曰賈古之爲區也小室之名若今小菴
屋之類衛士之屋謂之區廬宿衛宮衛士稱爲區士
也

行第前輩以第行稱多見之詩少陵稱謫仙爲十二
鄭氏爲鄭十八嚴武爲嚴八鄭賈爲鄭十八蘇溪爲

蘇四張建封爲張十三唐診爲唐十五裴虬爲裴二
李御爲十一文公稱王涯爲王二十李建爲李十一
李程爲李二十崔立之爲崔一十六熊署爲熊十一
熊籍爲熊十八李正封爲李二十八馮宿爲馮十七
侯喜爲侯十一柳州稱韓文公爲韓十八劉禹錫謂
元稹爲元九又韋蘇州稱李澹爲李十九歐陽瞻稱
徐晦爲徐十八錢起稱李勸爲李四李勉爲李七嚴
父高適俱稱少陵爲杜二樂天稱劉夫敦爲劉二十
二李大畧爲李二十王質味爲王十八崔元亮爲崔

十八李義山稱杜勝爲杜二十七李潘爲李十七趙
滂爲趙十五令狐綯爲令狐八高適稱張旭爲張九
陳子昂稱王兢無爲王二韋虛乙爲韋五趙真固爲
趙六李崇嗣爲李三儲光羲稱王維爲王十三皇甫
母稱柳柳州爲柳八鄭堪爲鄭三孟浩然稱張千容
爲張八王摩詰稱韋穆爲韋十八山谷稱東坡爲蘇
二後山稱少游爲秦七少游稱后山爲陳二山谷爲
黃九

浹辰浹日左傳成公九年云浹辰之間楚克其三都

辰指十二辰自子至亥也周禮天官云浹白而斂之
以甲至甲爲浹日凡十一日也

鬻爵事物紀元載鬻爵始於漢文帝受晁錯言令人
入粟與官及援武帝靈帝事殊不知秦始皇時蝗蔽
天下詔百姓納粟千石拜爵一級蓋又在漢文之前
也

行李左傳一介行李杜預曰行李使人通聘問者按
古文使字從山從人從子豈悞以使字爲李字耶
出九山谷詩云肉食傾人如出九注引律詩博戲賤

物並停止出九和合者各令衆五日蓋博徒勝則八十其負則出僕止以九云

絕字之義絕字義訓不同如子絕四者無也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止也韋編三絕者斷也絕妙好辭者奇也絕類離倫者冠也超絕物表者超也物倫已絕者息也相望遠絕者遠也烽煙始絕者熄也絕壁蒼蒼者峭極也意好殆絕者盡也絕江海者橫渡也前漢武帝紀載衛將軍絕幕者謂直度匈奴沙土之界也

芥蒂世稱芥蒂或蒂芥往往字音皆未詳按文選張平子西京賦云睚眦蠶芥五臣注怒貌李善注引張揖子虛賦注曰蒂芥刺蝟也蠶與蒂同郭象莊子注亦云蠶芥

負茲曲禮云有負薪之憂孟子云有采薪之憂義皆相近周益公謝桐來曰介竹無功狼辭狼邵負茲有疾願備祠官人謂誤寫不知公自注云出公羊威公十六年屬負茲注云屬托也諸侯疾稱負茲大夫稱犬馬士稱負薪此言托疾也

月
獻成發成斯干考室注考成也歌詩以落之又左傳
欲與諸侯樂之饗大夫以落之然落有墮哀謝之
義今人用落成非宜檀弓晉獻文子成室諸大夫發
焉注獻之謂賀也諸大夫亦發禮以徃獻之與發二
字爲美一散李經載酒器如曰罍尊爵觶角觥觚至
後世有伯雅叔雅季雅大曰婪尾觴號人皆知之詩
簡兮公言錫爵註惠下不過一散散酒爵也受五升
此二字亦奇

絲竹管絃舊傳王羲之蘭亭修禊引用絲竹管絃字

故不入文選殊不知西漢張禹傳嘗用是四字矣義
之用祖此而劉原父注亦云絲竹管絃物二等爾於
文爲駢

吉凶影響錄

宋 岑象求

說郛原本

韋丹未第時洛陽橋見漁者得一鼃甚大丹異之買
投於河後有元長史名濬之來謝謁卽其鼃也

治平中黃靖國死見冥中數獄吏指一所曰此唐武
后獄后惡至大方以大甕貯黃蠍螯之也酷吏如臣
皆有獄也

馮乘虞蕩夜獵見一大麀便云虞蕩汝射殺我耶明
晨得一麀而入卽時蕩死

曾子從仲尼在楚而心動辭歸問母母曰思爾齧指

孔子曰曾參之精感萬里

靈帝光和元年南宮侍中寺雌雞欲化爲雄一身毛皆似

次年南宮傍舍一雌雞亦化爲雄一身毛皆似雄但頭冠尚未變

昭帝時上林苑中大柳樹斷仆地一朝立起生枝葉有蟲食其葉成文字

魯定公元年有九蛇繞樹古以爲九世廟不祀乃立

煬宮

程史

宋 岳珂

說郛原本

汴京故事

開寶戊辰。藝祖初修汴京。大其城址。曲而宛。如蚓曲。焉。耆老相傳。謂趙中令鳩工。奏圖初取。方直四面。皆有門坊市。經緯其間。井井繩列。上覽而怒。自取筆塗之。命以幅紙作大圈。紆曲縱斜。旁注云。依此修築。故城卽當時遺跡也。時人咸罔測。多病其不宜於觀美。熙寧乙卯。神宗在位。遂欲改作鑿苑。中牧豚。又內作。

坊之事卒不敢更第增陴而已。及政和間，蔡京擅國，亟奏廣其規，以便宮室。苑囿之奉命，宦侍董其役，凡周旋數十里，一撤而方之如矩，墉堞樓櫓，雖甚藻飾而蕩然無曩時之堅樸矣。一時迄功第賞，後其事至以表記兩命詞科之題，概可想見其張皇也。虜康比馬南牧，粘罕幹，離不揚鞭，城下有得色，曰是易攻下。令樞砲四隅，隨方而擊之。城既引，惟一砲所望，一壁皆不可立，竟以此失守。太宗沉幾，至是始驗。辰筆所定圖，承平時藏秘閣，今不復存。

行都南北內

行都之山，肇自天目，清淑扶輿之氣，鍾而爲吳，儲精發祥，肇應宅緯，負山之址，有門曰朝天，南循其陔，爲太宮，又南爲相府，斗拔起，數峯爲萬松，八盤嶺下爲鈞天，九重之居，右爲複嶺，設周廬之衛，止焉舊傳，識記曰：天目山垂兩乳，長龍騫鳳舞，到錢塘，山明水秀，無人會，五百年間出帝王。錢氏有國，此臣事中朝，不欲其語之聞，因更其末章三字，曰吳姓王，以遷之，識實不然也。東坡作表忠觀碑，特表出其事，而識始章。

建炎元年之災六龍南巡四朝奠都帝王之真於是乎驗朝天之東有橋曰望仙仰眺吳山如車馬立顧紹與間望氣者以爲有鬱葱之符秦檜顯國心利之請以爲賜第其東偏卽檜家廟而西則一德格天閣之故基也非望擬凶鬼瞰其室檜薨于位燼猶戀戀不能決去請以其侄常州通判烜爲光祿丞留汴家廟以爲復居之萌芽言者風聞遂請罷烜併遷廟主于建康遂空其居高宗將倦勤詔卽其所築新宮賜名德壽居之以膺天下之養者二十有七年清蹕躬

胡歲時燼奔車華繼御更慈福壽慈凡四侈鴻名宮室石皆無所更稍北連堯爲今佑聖觀蓋晉安故邸非文魏王光宗皇帝實生是間今上亦於此開甲觀之祥益知天瑞地靈章明有待斗筭負乘固莫得而妄據云

犇麤字說

王荆公在熙寧中作字說行之天下東坡在館一日因見而及之曰丞相曠微習窮制作某不敢知獨恐每每牽附學者承風有不勝其鑿者姑以犇麤二字

言之半之體壯於鹿鹿之足速於牛積三爲字而其
義皆反之何也荆公無以答迄不爲變黨伐之論於
是浸聞黃岡之泛蓋不特坐禍祠也

隆興按鞠

隆興初孝宗銳志復古戒燕安之鵠躬御鞍馬以習
勞事倣陶侃運甓之意時召諸將擊鞠殿中雖風雨
亦張油帟布沙除地群臣以宗廟之重不宜乘危交
章進諫弗聽一日上親按鞠折旋稍久馬不勝勛逸
入廡間簷甚低觸於楣挾陛驚疇失色亟奔奏馬已
馳而過上手擁楣垂立扶而下神采不動顧指馬所
徃使逐之殿下皆稱萬歲蓋與藝祖抵城挽鬃事若
合符節英武天縱固自有神助也

宣和御畫

康與之在高皇朝以詩章應制與左璫狎適睿思殿
有徽祖御畫扇繪事特爲卓絕上時持玩流涕以起
羹墻之悲璫偶下直竊攜至家而康適來留之燕飲
漫出以示康給璫入取殺核輒泚筆凡間書一絕於
上曰玉輦宸游事已空尚餘奎藻繪春風年年花鳥

無窮恨盡在蒼梧夕照中。璫有頃出見之大怒而康
已醉無可奈何明日伺間叩頭請死上大怒亟取視
之天威頓霽但一慟而已。

鉄券故事

苗劉之亂勤三兵向闕朱忠靖勝非從中調護六龍
反止有詔以二凶爲淮南兩路制置使令將部曲之
任時正彥有挾乘輿南走之謀傳不從朝廷微聞而
憂之幸其速去其屬張達爲畫計使請鉄券既朝辭
遂造堂袖劄以懇忠靖曰上多二君忠義此必不吝

顧吏取筆判奏行給賜令所屬檢詳故事如法製造
不得住滯二凶大喜曰夕遂引遁無復譁者時建炎
三年夏四月巳酉也明日將朝郎官傳宿扣漏院白
急速事命延之入傳曰昨得堂帖給賜二將鉄券此
非常之典今可行乎忠靖取所持帖顧執政秉燭同
閱忽顧問檢詳故事會檢得否曰無可檢又問如法
製造其法如何曰不知又曰如此可給乎執政皆笑
傳亦笑曰已得之矣遂退後傳論功遷一官忠靖嘗
自書其事云

優伶詼語

秦檜以紹興十五年四月丙子朔賜第望仙橋丁丑
賜銀絹萬匹銀千萬緡千緡有詔就第賜燕假以教
坊優伶宰執咸與中席優長誦致語退有叅軍者前
褒檜功德一伶以荷葉交椅從之詼語雜至賓歡旣
洽秦方拱揖謝將就椅忽墜其幘頭乃總髮爲髻如
行伍之巾後有大巾覆爲雙疊勝伶指而問曰此何
環曰二勝環遽以朴擊其首曰爾但坐太師交椅請
取銀絹例物此環掉腦後可也一坐矣色檜怒明日

下伶於獄有死者於是語禁始益繁芮燁令伶等吻
禍蓋其末流焉

朝士留刺

秦檜爲相久擅威福士大夫一言合意立取顯美至
以選階一二年爲執政人懷速化之望故仕於朝者
多不肯求外遷重內輕外之弊頗見於時有王仲荀
者以滑稽游公卿間一日坐於秦府賓次朝士雲集
待見稍久仲荀在隅席輒前白曰今日公相未出堂
衆官久伺某有一小話願資醒困衆知其善諱爭竦

聽之乃抗聲曰昔有一朝士出謁未歸有客投刺於門閤者告之以某官不在留門狀俟歸呈稟客忽然發怒叱閤曰汝何敢爾凡人之死者乃稱不在我與某官厚故來相見某官獨無諱忌乎而敢以此言目之邪我必俟其來而自以治汝罪閤拱謝曰小人誠不曉諱忌願官人寬之但今朝士留謁者例告以如此若以爲不可當復作何語以謝客客曰汝言旣出謁未回第云某官出去可也閤愀然蹙額曰我官人寧死却是諱出去二字滿坐皆大笑仲荀出入秦門

預襄容老歸建康以死談辭多風可雋味秦雖炳語禍獨優容之蓋亦一吻流也

太歲方位

建隆三年五月詔增修大內時太歲在戊司天監以興作之禁移有司毋繕西北隅藝祖按視見之怒問所繇司天以其書對上曰東家之西卽西家之東太歲果何居焉使二家皆作歲且將誰凶司天不能答於是卽日泣撤一新之今世士大夫號於達理者每易一椽覆一簣剪剪拘泥不得卽決稽之聖言思過

半矣

慶元公議

趙忠定既以議者之言去國善類多力爭而逐韓平原之權遂張公議譁然日有懸書北闕下者捕莫知主名太學生敖器之陶孫亦有詩其間曰左手旋乾右轉坤群公相扇動流言狼胡無地歸姬旦魚腹終天痛屈原一死固知公所欠孤忠賴有史長存九原若遇韓忠獻休說渠家末代孫一時都下競傳既乃知其出於器之平原聞之亦不之罪也器之後登進

士第今猶在選調中

逆曦月妖

逆曦未叛時嘗歲校獵塞上一日夜歸笳鼓競奏麟載雜襲曦方垂鞭四視時盛秋天宇澄霽仰見月中有一人焉騎而垂鞭與已惟肖問左右所見皆符殊以爲駭嘿自念曰我當貴月中人其我也揚鞭而揖之其人亦揚鞭乃大喜異謀繇是益決德夫兄至蜀安大資丙與之譙親言之夫妄心一萌舉目形似此正與投楮天池者均耳月妖何尤

仇池筆記

說郭原本

宋 蘇軾

月蝕詩

玉川子月蝕詩以蝕月者月中蝦蟇也梅聖俞作日蝕詩以食日者三足鳥也此因俚說以寓意戰國策日月淵暉於外其賊在內則俚說亦舊矣

平中宮

杜子美詩自平中宮呂太一世不能解其意而妄者以為唐有平中宮偶讀玄宗實錄有宮中呂太一叛

仇池筆記

二

於廣南杜詩云自平中宮呂太一下文有南海收珠之句見書不廣輕改文字鮮不爲笑

陽關三疊

舊傳陽關三疊今歌者每句再疊而已若通一首又是四疊皆非是每句三唱以應三疊則叢然無復節奏有文勛者得古本陽關每句皆再唱而第一句不疊乃知唐本三疊如此樂天詩云相逢且莫推辭去聽唱陽關第四聲第四聲者勸君更盡一杯酒也以此驗之若一句再疊則此句爲第五聲今爲第四聲

則第一句不疊審矣

記天心正法呪

王君善書符行天心正法爲里人療疾驅邪僕嘗此呪法當以傳王君其辭曰汝是已死我我是未死汝汝若不吾崇吾亦不汝苦

吸蟾蜍氣

富彥國在青社河北大饑民爭歸之有夫婦襁負一子棄之道左空塚中而去後歸鄉過此冢欲取其骨則兒尚活肥健於未棄時冢中有大蟾蜍如半輪氣

咻咻然意兒呼吸此氣故不食而健自爾遂不食年六七歲肥理如玉其父抱兒來京師以示兒醫張荆筐張曰物之能蟄燕蛇蝦蟇之類是也能蟄則不食而壽千歲若聽其不食不娶則得道矣父喜攜去今不知所在

獲古鏡

元豐中余自齊安過古黃州獲一鏡其銘云漢有善銅出自白陽取鑄爲鏡清明而光左龍右龍輔之兩傍其字如菽大篆甚精妙白陽疑白水之陽其銅黑

色如漆照人微小古鏡皆然此道家聚形之法也

禁同省往來

元祐元年余爲中書舍人時執政患本省事多漏洩欲於舍人廳後作露籬禁同省往來余曰諸公應須簡要清通何必栽籬插棘諸公笑而止明年竟作之暇日讀樂天集有云西省北院新構小亭種竹開窗東通騎省與李常侍窗下飲酒作詩乃知唐時得西掖作窓以通東省而今日本省不得往來可嘆也

書李若之事

晉方技傳有韋虛者父母使守稻牛食之虛見而不
驅牛去乃理其殘亂者父母怒之虛曰物各欲食牛
方食柰何驅之父母愈怒曰卽如此何用理亂者爲
虛曰此稻又欲得生此言有理虛固有道者耶呂猗
母足得痿痺病十餘年虛療之去母數步坐瞑目寂
然有頃曰扶起夫人坐猗曰夫人得疾十年豈可倉
卒令起耶虛曰且試扶起兩人夾扶而立少頃去夾
者遂能行學道養氣者至足之餘能以氣與人都下
道士李若之能之謂之布氣吾中子迨少羸多疾若

之相對坐爲布氣迨聞腹中如初日所照溫溫也蓋
若之曾遇得道異人於華岳下云

東坡昇仙

吾昔謫黃州曾子固居憂臨川死焉人有妄傳吾與
子固同日化去且云如李長吉時事以上帝召他時
先帝亦聞其語以問蜀人蒲宗孟且有歎息語今謫
海南又有傳吾得道乘小舟入海不復返者京師皆
云兒子書來言之今日有從黃州來者云太守何述
言吾在儋耳一日忽失所在獨道服在耳蓋上賓也

吾生平遭口語無數蓋生時與韓退之相似吾命在斗間而身宮在焉故其詩曰我生之辰月宿斗直且曰無善聲以聞無惡聲以揚今謗我者或云死或云仙退之之言良非虛爾

冲退處事

章登字隱之本閩人遷於成都數世矣善屬文不仕晚用太守王素薦賜號冲退處士一日夢有人寄書召之者云東岳道士書也明日與李士寧游青城濯足水中登謂士寧曰脚踏西溪流去水土寧答曰手

持東岳寄來書登大驚不知其所自來也未幾登果死其子亦以逸民舉仕一命乃死士寧遂州人也語默不常或以為得道者百歲乃死嘗見余成都曰子甚貴當策舉首已而果然

李氏子再生說冥間事

戊寅十一月余于儋耳聞城西民李氏處子病卒兩日復生余與進士何旻同往見其父問死生狀云初昏若有人引去至官府幕下有言此誤追庭下一吏云可且寄禁又一吏云此無罪當放還見獄在地窟

中隧而出八繫者皆僦人僧居十六七有一嫗身皆黃毛如驢馬械而坐處子識之蓋僦僧之室也曰吾坐用檀越錢物已三易毛又一僧亦處子隣里死已二年矣其家方大祥有人持盤食及錢數千云付某僧僧得錢分數百遺門者乃持飯入門去繫者皆爭取其飯僧飯所食無幾又一僧至見者擊跪作禮僧曰此女可差人速送還送者以手擊墻壁使過復見一河有舟使登之送者以手推舟舟躍處子驚而寤是僧豈所謂地藏菩薩耶書此爲世戒

道士張易簡

吾八歲入小學以道士張易簡爲師童子幾百人師獨稱吾與陳太初者太初眉山市井人子也余稍長學日益進第進士制策而太初乃爲郡小吏其後余謫居黃州有眉山道士陸惟忠自蜀來云太初已尸解矣蜀人吳師道爲漢州太守太初往客焉正歲日見師道求衣食錢物且告別持所得盡與市人貧者反坐於戟門下遂卒師道使卒舁往野外焚之卒罵曰何物道士使吾正旦昇死人太初微笑開目曰不

復煩汝步至戟門至金鴈橋卞跌坐而逝焚之舉城人見烟焰上渺渺焉有一陳道人也

辨附語

世有附語者多婢妾賤人否則哀病不久當死者也其聲音舉止皆類死者又能知人密事然皆非也意有奇鬼能為是耶昔人有遠行者欲觀其妻於已厚薄取金釵藏之壁中忘以語之既行而病且死以告其僕既而不死其妻忽聞空中有聲真其夫也曰吾已死以為不信金釵在某處妻取得之遂服喪其後

天歸妻乃反以為鬼也

治眼齒

歲日與歐陽叔弼晁無咎張文潛同在戒壇余病目昏以熱水洗之文潛曰目忌點洗目有病當存之齒有病當勞之不可同也治目當如治民治齒當如治軍治民當如曹參之治齊治軍當如商鞅之治秦頗有理故追錄之

石普見奴為崇

石普好殺人以投為娛未嘗知暫悔也醉中縛一奴

使其指使投之汴河指使哀而縱之既醒而悔指使畏其暴不敢以實告居久之普病見奴爲祟自以必死指使呼奴示之祟不復出普亦愈

陳昱被冥吏誤追

今年三月有書吏陳昱者暴死三日而蘇云初見壁有孔有人自孔擲一物至地化爲人乃其亡姊也攜其手自孔中出曰冥吏追汝使我先見吏在旁昏黑如夜極望有明處空有橋榜曰會明人皆用泥錢橋極高有行橋上者姊曰此生天也昱行橋下然猶有

在下者或爲烏鵲所啄姊曰此網捕者也又見一橋曰陽明人皆用紙錢有吏坐曹十餘人以狀及紙久至者吏輒刻除之如抽貫然已而見冥官則陳襄述古也問昱何以殺乳母昱曰無之呼乳母至血被而抱嬰兒熟視昱曰非此人也乃門下吏陳周官遂放昱還曰路遠當給竹馬又使諸曹檢已籍曹示之年六十九官左班殿直曰以平生不燒香故不甚壽又曰吾輩更此一報卽不同矣意謂當超之昱還道見追陳周往旣蘇周果死

記異

有道士講經茅山聽者數百人中講有自外八者長大肥黑大罵曰道士奴天正熱聚眾造妖胡爲道士起謝曰居山養徒資用乏不得不爾罵者怒少解曰須錢不難何至此作此乃取釜竈杵臼之類得百餘以少藥鍛之皆爲銀乃去後數年道士復見此人從一老道鬚髮如雪騎白驢此人腰插一驢鞭從其後道士遙望叩頭欲從之此人指老道士且搖手作驚畏狀去如飛少頃卽不見

豬母佛

眉州青神縣道側有一小佛屋俗謂之豬母佛云百年前有牝豬伏於此化爲泉有二鯉魚在泉中云蓋豬龍也蜀人謂牝豬爲母而立佛堂其上故以名之泉出石上深不及二尺大旱不竭而二鯉莫有見者余一日偶見以告妻兄至愿愿深疑意余之誕也余亦不平其見疑因與愿禱於泉上曰余若不誕者魚當復見已而二鯉復出愿大驚再拜謝罪而去此地應爲靈異青神文及者以父病求醫夜過其側有鬚

而負琴者邀至室及辭以父病不可留而其人苦留之欲曉乃遣去行未數里見道傍有劫賊所殺人赫然未冷也否則及亦未免耳泉在石佛鎮南五里許青神二十五里

王翊夢鹿剖桃核而得雄黃

黃州岐亭有王翊者家富而好善夢於水邊見一人爲人所毆傷幾死見翊而號翊救之得免明日偶至水邊見一鹿爲獵人所得已中幾鎗翊發悟以數千贖之鹿隨翊起居未嘗一步捨翊又翊所居後有茂

林果木一日有村婦林中見一桃過熟而絕大獨在木杪乃取而食之翊適見大驚婦人食已棄其核翊取而剖之得雄黃一塊如桃仁及見而吞之甚甘美自是斷葷肉齋居一食不復殺生亦可謂異事也

記范蜀公遺事

李方叔言范蜀公將薨數日鬚髮皆變蒼郁然如畫也公平生虛心定氣數盡神往而血氣不衰故發於外耶然范氏多四乳固與人異公又立德如此其化也必不與萬物同盡蓋有不可知者也元符四年四

月五日

記張憨子

黃州故縣張憨子行止如狂人見人輒罵云放火賊
稍知書見紙輒書鄭谷雪詩人使力作終日不辭時
從人乞予之錢不受冬夏一布褐三十年不易然近
之不覺有垢穢氣其實如此至於土人所言則有甚
異者不可知也

記仙女

紹聖元年九月過廣州訪崇道大師何德順有神仙

降於其室自言女仙也賦詩立成有超絕絕塵語或
以其託於箕箒如世所謂紫姑神者疑之然味其言
非紫姑所能至人有入獄鬼群鳥獸者託於箕箒豈
足怪哉崇道好事喜客多與賢士大夫爲游其必有
以致之也哉

王元龍治大風方

王游元龍言錢子飛有治大風方極驗常以施人一
日夢人自云天使也以此病人君違天怒若施不已
君當得此病藥不能愈子飛懼遂不施僕以爲天之

所病不可療耶則藥不應服有效藥有效者則是天不能病醫是病之藥畏是藥而假天以禁人耳晉侯之病爲一豎子李子豫赤丸亦先見於夢蓋有或使之者子飛不察爲鬼所脅若余則不然苟病者得愈願代受其苦家有一方能下腹中穢惡在黃試之病良已今後當常以施人。

延年術

自省事以來聞世所謂道人有延年之術者如趙抱一徐登張元夢皆近百歲然竟死與常人無異及來

黃州聞浮光有朱元經尤異公卿尊師之者甚衆然卒亦病死時中風搖擗但實能黃白有餘藥金皆入官不知世果無異人耶抑有而人不見此等舉非耶不知古所記人虛實無乃與此等不大相遠而好事者緣飾之耶

單驥孫兆

蜀人單驥者舉進士不第願以醫聞其術雖本於難經素問而別出新意往往巧發竒中然未能十全也仁宗皇帝不豫詔孫兆與驥八侍有間賞賚不貲已

而大漸二子皆坐誅賴皇太后仁聖察其非罪坐廢數年今驤爲朝官而兆已死矣予來黃州隣邑人龐安常者亦以醫聞其術大類驤而加之以鍼術絕妙然患聾自不能愈而愈人之病如神此古人所以過人也元豐五年三月予偶患左手腫安常一鍼而愈聊爲記之

僧相歐陽公

歐陽文忠公嘗語少時有僧相我耳白於面名滿天下唇不着齒無事得謗其言頗驗耳白於面則衆所共見唇不着齒今亦不敢問公不知其何如也

費孝先卦影

至和二年成都有費孝先者始來眉山云近遊青城山訪老人村壤其一竹牀孝先謝不敏且欲償其直老人笑曰子視其下字云此床以某年月日某造至某年月日爲費孝先所壞成壤自有數子何以償爲孝先知其異乃留師事之老人授以易軌革卦影之術前此未知有此學者後五六年孝先以致富今死矣然四方治其學者所在而有皆自託於孝先真僞

不可知也。聊復記之。

辨五星聚東井

天上失星。崔浩乃云當出東井。已而果然。所謂億則屢中者。耶漢十月五星聚東井。金水嘗附日不遠。而十月日在箕尾。此浩所以疑其妄。以余度之。十月爲正。蓋十月乃今之八月。爾八月而得七月節。則日猶在翼軫間。則金聚於井亦不甚遠。方是時。沛公初得天下。甘石何意。諛之浩之說未足信也。

辟穀說

洛下有洞穴深不可測。有人墮其中。不能出。饑甚。見龜蛇無數。每旦輒引首東望。吸初日光。嚙之。其人亦隨其所向。効之不已。遂不復饑。身輕力強。後卒還家。不食。不知其所終。此晉武帝時事。辟穀之法。以百數。此爲上妙法。止於此。能服玉泉。使鉛汞具體。去仙不遠矣。此法甚易知。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何則。虛一而靜者。世無有也。元符二年。僖耳米貴。吾方有絕糧之憂。欲與過子共行此法。故書以授之。四月十九日記。

東齋記事

說郭原本

宋許觀

聯句所始

漁隱藁話曰雪浪齋日記云退之聯句古無此法自退之斬新開闢予觀謝宣城有聯句七篇陶靖節有聯句一篇杜工部有聯句一篇則諸公已先為之退之亦是沿襲其舊今攷之漁隱所言亦未為得聯句實起於漢栢梁臺非始於靖節諸人也又何遜李曰顏真卿皆有是作亦不特宣城工部而已

人事物

今人以物相遺謂之人事韓退之奏韓宏人事物狀云奉勅撰淮西碑文伏緣聖恩以碑本賜韓宏等台韓宏寄絹五百疋與臣克人事物未敢受領謹錄奏聞乃知此稱自唐已有之

蒜髮

今人年壯而髮白者目之曰蒜髮猶言宜髮也今蒜髮又通稱而知宜髮少矣宜髮見於陸德明說卦釋文中此固人所知也而蒜髮書傳間或未知見獨本

草蕪善條下有云蔓菁子壓油塗頸能變蒜髮此亦可據也

關某印

紹興中洞庭漁人獲一印方僅二寸制甚古紐有連環四兩兩相貫上有一大環總之蓋所以佩也魚者以為金鏡而訟于官辨其文乃壽亭侯印四字關某嘗封為漢壽亭侯人疑必某佩也遂留長沙官庫守庫吏見印上時有光焰回白于官乃遣人送荆門關羽祠中光怪遂絕淳熙四年玉泉寺僧真慈將獻之

東宮印已函而未發忽光焰四起衆皆驚愕遂不復獻

無置錐地

今俗謂人之至貧者則曰無置錐之地此語蓋自古有之韓非子云堯無膠漆之約於當世而道行舜無置錐之地宇丙而德結又史記優孟傳孫叔敖爲楚相死其子無立錐之地又後漢郭丹後蜀諸葛亮傳皆有此語

呼臣呼卿

主者稱臣蓋是謙卑而已上下通行不特稱於君上上之前也如齊太子對醫者文摯云臣以死爭之號君見扁鵲曰寡臣幸甚宮公謂漢高祖曰臣少好相人晉宋問彼此相呼爲卿自唐以來唯君上以呼臣庶士大夫不復敢以稱謂矣

稱萬歲

萬歲之稱不知始於何代商周以來不復可攷呂氏春秋宋康王飲酒室中有呼萬歲者堂上悉應戰國策馮驩燒債券民稱萬歲蘭相如奉璧入秦秦王大

喜左右皆呼稱萬歲韓非子巫覡之祝人曰使君千
秋萬歲之聲聒耳新序梁君出獵歸入廟中呼萬歲
曰幸今日也紀信乘黃屋載左纛曰食盡漢王降楚
呼萬歲陸賈奏新語左右皆稱善呼萬歲漢武帝登
嵩高呼萬歲者三元帝送許后入太子家謂左右酌
酒賀我左右呼萬歲馮異傳趙臣將兵助異并送縑
縠軍中皆稱萬歲王望曰今日雖擊牛醢酒勞饗軍
士皆稱萬歲伏王馬授封侯乃首請上雅壽掾史皆
稱萬歲吳甘寧入魏營斬數十級還入營作鼓吹稱

萬歲是則慶賀之際上下通稱之初無禁制不知自
何時始專爲君之祝也

崔豹

韓子倉書崔豹古今注後云崔豹漢魏間人也當于
戈擾攘時能自見於翰墨雖小道亦足觀士生無事
時圓冠方履飽食嬉戲亦足愧矣予按劉孝標世說
注云晉百官名崔豹字正能燕國人惠帝時官至太
傅是則非漢末魏都間人蓋子倉初不得其詳以意
度其爲是時人故不免於悞

斷屠

高承事物紀原唐刑法志武德二年詔斷屠日不行刑會要曰武德二年正月二十四日詔自今以後每年正月五月九月及每月十齋日並斷屠按此則斷屠之始起於唐高祖也承所紀非也隋高祖仁壽三年詔六月十三日是朕生日宜令海內爲武皇帝后斷屠則此制隋已有之不始於唐已

有功漢書

劉歆顏游春有功於漢書葛洪云洪家世有劉子駿

漢書百卷歆欲撰漢書編錢漢事未得締構而亡故書無宗本止雜記而已試以此考班固所作始是全取劉書有小異同耳固所不取不過二萬許言顏游春師古之叔也嘗撰漢書決疑十二卷時稱爲七顏後師古爲太子承乾注班書多資取其義是二公有功於漢書多矣今日但知班固師古而已知歆及游春者鮮故予因表出之以示好事者游春有唐史畧載於師古傳末其詳則見於顏真卿集

檄書露布所始

文章緣起漢陳琳作檄曹操文謂檄文起於琳也以
文心雕龍攷之已有張儀檄楚書隗囂檄亡新文矣
又司馬相如喻蜀文文選作喻蜀檄文則檄不始於
陳琳。隋禮義志後魏每攻戰尅捷欲天下知聞乃書
帛建於竿上名爲露布其後相因施行如隋志所言
則露布始見於後魏時事物紀原引世說袁虎倚馬
爲桓溫作北伐露布見於晉二者俱未爲得漢賈逵
爲馬超作伐曹操露布自後漢已有之豈書帛揭竿
實自後魏始耶然露布之語其來亦久矣漢官儀凡

制書皆璽封唯赦贈令司徒印露布要卽此也

竹之異品

竹之異品頗多成都古今記云對青竹竹黃而濤青
故每節若間出云此竹今浙中亦有之唯會稽頗多
彼人呼黃金間碧玉。夔州有一種小竹曰龍孫竹生
山谷間高不盈尺細僅如針凡所以爲竹無不具前
輩詩有小竹如針能具體卽此也武陵桃源山有方
竹四面平整如削堅梗可以爲杖予頃在湖湘間見
有以竹爲桶者其徑幾二尺羅浮山記云第三峯有

竹大徑七尺圍節長丈二葉若芭蕉名龍公竹松牕
雜錄有異竹筵長二百餘尺玉篇云筵竹葦可爲舟
龍公竹卽筵竹雖未親觀以前所見推之詎不可信
哉

佛書

佛書見於中國世謂起於後漢明帝時今攷之蓋明
帝之前既有劉向列仙傳曰歷觀百家之中以相檢
驗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在佛經霍去
病傳收休屠登天金人張晏曰佛徒祀金人也顏師

古曰今佛像是也漢武故事曰昆邪王殺休屠王以
其象來降得其金人之神甯之甘泉宮金人皆長丈
餘其祭不用牛羊惟燒香禮拜上使依其國俗祀之
魚豢魏畧西夷傳曰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盧
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傳休屠經此皆明帝未遣使
取經之前也使明帝之前未有佛書則傳毅對明帝
所言何從而得之隋書經籍志云其書久已流布遭
秦之世所以湮滅其說必有所據

刀耕火種

沉湘間多山農家惟植粟且多在岡阜每欲布種時則先伐其林木縱火焚之俟其成灰卽播種於其間如是則所收必倍蓋史所言刀耕火種也

鐘鳴漏盡

今言人之衰老者則曰鐘鳴漏盡隋柳彧傳伏見詔以上柱國和平子爲杞州刺史其人垂八十鐘鳴漏盡老令判舉所損殊大人皆以此言始於彧非也田豫爲并州刺史遷衛尉年老求遜位司馬仲達以爲豫充壯書喻未聽豫答書曰年過七十而以居位譬

猶鐘鳴漏盡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當以此爲始豫書見於魏書本傳

二赤松

赤松子有二其一神農時爲雨師服水玉龍八火不燒卽張子房從之游者事見劉向列仙傳其一晉之皇初平常牧羊忽見一道士將至金華山石室中後服松脂茯苓成仙易姓爲赤曰赤松子卽叱石爲羊者事見葛洪神仙傳今婺州金華山赤松觀乃其飛昇之地

謚號

傳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謚法周公所謂謚者行之迹也累積平生所行事善惡而定其名也是必死後方有謚今攷之亦有不然者如楚熊迪自立爲楚武王趙陀自稱爲南越王蜀杜宇自號望帝此固顯然自爲稱號者也若周公謂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伍子胥謂楚使者云報汝平王欲國不滅釋吾父兄吳越春秋云是時周之成王楚之平王皆生存已有此稱此皆不可曉者劉向說苑攷

成王作今王楊倬釋荀子謂成王乃後人所加正以生存不當有謚爲疑故臨文未免遷就其說

五大夫

秦始皇下泰山風雨大至休於樹下因封其樹爲王大夫初不言其爲何樹也後漢應邵作漢官儀始言爲松蓋松栢在泰山之小天門至邵時猶存故知其松也五大夫蓋秦爵之第九級如曹參賜爵七大夫遷爲五大夫是也後人不解遂謂松之封大夫者五故唐人松詩有不羨五株封之句蓋循襲不攷之過

也紹興上虞縣有村市曰五夫故老云有焦氏墓於此後五子皆位至大夫因而得名近世好事者或異其說曰此秦封松爲五大夫之地也紹興間王十朋爲郡幙官採訪所聞作會稽風俗得此遂以爲然故賦中有楓樾千丈松封五夫之句疏於下云上虞有地名五夫始皇封松爲五大夫之處蓋越人但知始皇嘗上會稽刻石頌德不知封松乃在太山時非在會稽時也而十朋復失於致審遂以爲實余嘗過其處見道旁古石塔有刻字嘗可讀乃會昌三年余珠

所記云草市曰五夫因焦氏立塋於此孝感上聖而爲名焉乃知五夫之名實由焦氏惜乎十朋之不見也

禮部韻

古者字未有反切故訓釋者但曰讀如某字而曰至魏孫炎始作反切其實出於西域梵學也自從聲韻日盛宋周顒始作四聲切韻行於時梁沈約又撰四聲譜以爲在昔詞人累千歲而不悟而獨得胸襟窮其妙旨自謂八神之作繼是夏侯核四聲韻畧之類

一頁音言三
紛然各自名家矣至唐孫愐始集爲唐韻諸書遂爲
之廢本朝真宗時陳彭年與晁迥戚綸條貢舉事取
字林韻集畧字及三蒼爾雅爲禮部韻比科場儀範
悉著爲格又景祐四年詔國子監以翰林學士丁度
修禮部韻畧頒行初崇政殿說書賈昌朝言舊韻畧
多無訓解又疑單聲與重疊字不韻義理致舉人詩
賦或誤用之遂詔度等以唐諸家韻本刊定其韻窄
者凡三十處許令附近通用疑單聲及疊出字皆於
字下注解之此蓋今所行禮部韻也吳曾漫錄嘗論

景祐修韻畧事旣不得其始徒屑屑於張希文鄭天
休修書先後之辨爾予因嘆近時小學幾至於廢絕
遂擬聲韻之本未備論於此庶覽者得以攷云

堯九男

孟子曰堯使九男二女以事舜於畎畝之中趙岐注
云堯典曰釐降二女不見九男獨丹朱以微嗣之子
釐不以距堯求禪其餘八庶無事故不見於堯典予
按呂不韋春秋云堯有子十人而與舜貴公也然自
丹朱之外不特八庶子而已皇甫謐帝王世紀云堯

娶散宜氏之女曰女皇生丹朱又有庶子九人其數正與不韋春秋合蓋使事舜時朱以的子故不在所遺中趙岐云八庶蓋未之攷耳

一洪崖先生

洪崖先生有二其一三皇時伶倫得仙者號洪崖神仙衛叔卿與數人博戲於華山石上其子度世曰不密與父並坐者誰也叔卿曰洪崖先生許由巢父耳郭璞詩云左揖浮邱袖右拍洪崖肩卽此是也其一唐張翥亦號洪崖先生按本傳又豫章職方乘云翥

晉州神山縣湛露殿十六年洪州大疫翥至施藥病者立愈州以上聞立宗意其爲翥召之果翥也常服烏方帽紅蕉衣黑屣帶跨白驢從者負六用扇垂雲笠跌如意往來世間人不知其歲耳今人好圖其像者卽此是也豫章有洪崖蓋古洪崖得道處也後張洪崖亦至其處

阿堵

顧真子錄古今之語大都相同但其字各別耳古所謂阿堵乃今所語元底也王衍口不言錢家人欲試

身務言事
之以錢繞床不能行因曰去阿堵物謂口不言去却
錢但云去却兀底耳後人遂以爲阿堵物眼爲阿堵
中皆非是蓋此阿堵同一意也予按晉人所稱不止
此兩事而已殷浩見佛經云理亦應阿堵上桓溫止
新亭大陳兵衛呼謝安及王坦之欲於坐害之安舉
目徧歷溫左右衛士謂溫曰安聞諸侯有守在四隣
明公何須壁間著阿堵輩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若
更以二者爲證其義尤見分明

後漢人亦有二名字

歐陽公集古錄目楊震碑陰題名跋云此碑所書河
間賈伯錡博陵劉顯祖之類凡百九十人疑其所書
皆是字爾蓋後漢時見於史傳者未嘗有名兩字者
也予按前漢書 傳王莽秉政令中國不得有二
字名因使使者以風單于宜上書慕化爲一名漢必
加重賞單于從之上書言幸得備藩臣竊樂太平聖
制臣故名襄知牙斯今謹更名曰知莽大悅白太后
遣使者各諭厚賞賜焉當莽時故有禁旣光武卽位
以來士大夫相循襲復名者極少但不可謂無也蘇

不韋字公先有傳附於蘇章傳後孔億二子曰長彥
季彥又有劉駟餘嘗與劉珍按定東觀書謝承漢書
有云中邱李智名靈彥郭泰傳有張孝仲范特祖召
公子許爲康司馬威此數人者出於芻牧置郵屠沽
卒伍決非以字行者其爲名無可疑如此之類見於
書傳中今可攷也

酒名齊物論

唐子西謫居惠州嘗醞酒二種其和者名養生主稍
勁者爲齊物論

東齋記事完

漁樵閒話

宋蘇軾

人化虎

漁曰。張君房好誌怪異。嘗記一人劍州男子李忠者。
患病久。其子市藥歸。乃省其父。忠視其子。朵頤而涎
出。子訝而視父。乃虎也。遂走而出。乃與母弟反閉其
室。旋聞嗥吼之聲。穴壁窺。乃真虎也。悲哉。忠受氣爲
人。俄化爲獸。事有所不可審其來也。輒涎流於舌。欲
啖其子。豈人之所爲。得非忠也。久畜慘毒狼暴之心。

而然耶。內積貪慄吞噬之志。而然耶。素有傷生害物之蘊。而然耶。居常恃凶恃怒。殘忍發於所觸。而然耶。周旋宛轉。患之不得。

樵曰。有旨哉。釋氏有陰騭報應之說。常戒人動念以招因果。以向所述之事。遂失人身。託質於虎。是釋氏之論勝矣。子知之乎。昂昂然擅福威。恣暴亂毒流於人骨髓。而禍延於人之宗族者。此形雖未化。而心已虎矣。傾人於溝壑。以狗一已之私意。非虎哉。剝人之膏血。以充無名之淫費。非虎哉。使人父子兄弟夫婦。

男女不能相保。而骸骨狼籍於郊野。非虎哉。吾故曰。形雖未化。而心已虎矣。於戲。仁恩育物。豈欲爲是哉。然而不能使爲之者。自絕於世。何怪。

俵鬼

漁曰。長康中有處士馬極。與山人馬紹相會於衡山。祝融峯之精舍。見一老僧。古貌龐眉。體甚魁梧。舉止言語。殊亦朴野。得極來甚喜。及倩極之僕持錢往山下市少鹽酪。俄亦不知老僧之所向。因馬紹繼至。乃云。在路逢見一虎。食一僕。食訖。卽脫班衣而衣禪衲。

熟視乃一老僧也。極詰其服色，乃知已之僕也。極大懼及老僧歸，紹謂極曰：食僕之虎，乃此僧也。極視僧之口吻，尚有餘血，殷然。二人相顧而駭懼，乃默爲之計，因給其僧云：寺井有怪物，可同往觀之。僧方窺井，二人併力推入井中。僧墮，乃虎形也。於是沉以巨石，而虎斃於井。二人者，急趨以圖歸計。值日已薄暮，暈一獵者張機，道傍而居棚之上。謂二人曰：山下尙遠，羣虎方暴，何不且止於棚上。二人慄慄相與，扳援而上，寄宿於棚。及昏瞑，忽見數十人過，或僧或道或丈

大或婦女，有歌吟者，有戲舞者。俄至張機所，衆皆大怒曰：早來已被二賊殺我禪師，今方追捕，次有人張機殺我將軍，遂發機而去。二人聞其語，遂詰獵者彼衆何人也。獵者曰：此佞鬼也。乃疇昔嘗爲虎食之人，旣已死矣，遂爲虎之役使，以爲前導。二人遽請獵者再張機，方畢有一虎咆哮而至，足方觸機，箭發貫心而踣。遂巡向之，諸佞鬼奔走却回，伏虎之前，號哭甚哀。曰：誰人乃殺我將軍也。二人者乃厲聲叱之曰：汝輩真所謂無知下鬼也。生旣爲虎之所食，死又爲虎

之所役。今幸而虎已斃。又從而號哭甚哀。何其不自省之如此邪。忽有一鬼答之曰。某等性命既爲虎之所啗。食固當拊心刻志以報寃。今又左右前後以助其殘暴。誠可愧恥而甘受責矣。終不知所謂禪師者。乃虎也。悲哉。人之愚惑。以至於此。近死而心不知其非宜乎。沉沒於下鬼也。

樵曰。舉世有佞鬼不爲者。幾希矣。苟干進取以速利。祿吮疽。舐痔。無所不爲者。非佞鬼與。巧詐百端。永爲人之鷹犬。以備指斥。馳竄走僞。惟恐後於他人。始未得之。俛首卑辭。態有同於妾婦。及既得之。尙未離於咫尺。張皇誕傲。陰縱毒螫。遽然起殘人害物之心。曰。失勢旣敗。乃事愴惶。竄逐不知死所。然終不悞其所使。徃徃尙爲悲感之意。失內疚之責。嗚呼。哀哉。非佞鬼與。

三怪物

漁曰。李義山賦三怪物。述其情狀。真所謂得體物之精要也。其一物曰。臣姓猾狐。氏帝名。臣曰考。彰字。臣曰九。規而官。臣爲佞。馳焉佞。馳之狀。頷佩水。凝手貫。

風輪其能以鳥爲鶴以鼠爲虎以虫尤爲誠臣以共
工爲賢主以夏姬爲廉以祝鮀爲魯誦節義於寒浞
贊韶曼於嫫母其一物曰臣姓潛奪氏帝名臣曰攜
人字臣曰銜骨而官臣爲讒虺焉讒虎之狀能使親
爲疎同爲殊使父繪其子妻美其夫又持一物狀若
豐石得人一惡乃刻乃刻又持一物大如篲得人一
善掃掠葢蔽諂啼僞泣以就其事其一物曰臣姓狼
浮氏帝名臣曰欲得字臣曰善覆而官臣爲貪魃焉
貪魃之狀見有千眼亦有千口鼠牙蠶喙通臂衆手

常居於倉亦居於囊鈞骨箕鑊環聯琅璫或時敗累
囚於牢狴拳桔履校藜棘死灰僥倖得失他日復爲
鳴戲義山狀物之怪可謂中時病矣
樵曰然夫惟物之爲害充塞於道路矣何所遇而非
惟邪傳聲接響更相出沒据撫人之陰私窺伺人之
間隙羅織描畫惟恐刺骨之不深非惟物之爲害乎
殊不知此亦參蟲之義也何足以惟而自恃哉

